

一二流不想動彈，農民代表決定辦法強迫他去種地。

(興縣訊)楊家坡自然村，於三月廿七日，召集十戶地主，檢查他們的生產情形(農會曾給予口糧種籽補助)。會上，代表高自孝給說明：地主們參加勞動五年，富農不剝削三年，就可以改變成份，他說：「好好佃閹吧！好勞動呀！」接獲由地主們報告生產情形，楊榮安說：「我分了十七垧地，自己栽三垧黑豆，再栽兩垧(已抽了兩畝荒地)種高粱，其餘十二垧計劃劃同他人變工種糜穀，我會織布，要織布織子，別人給我耕地，我給別人織布，我的地一垧也荒不了。」楊曰茲說：「我的麥子種上了，其餘的地同人變工耕，自己栽三垧黑豆。」楊拾金說：「我的麥子種上了，就是糜穀籽口糧。」困難，如果農會能借給我一架快機，自己織布可以解決一部份種籽口糧。一代表們接受要求，即決定暫時借給他們五架織布機(兩份麥子已下種，土地也有辦法耕種，只有楊二流的麥子還查種上，他每天拿着棍棍在街上溜達，不想勞動去討飯，大家提出要強迫他勞動。代表高自孝告他說：「明天你領上兩個小孩(他的兩個姪兒，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三歲)去種黑豆，每天回來要向農會報告種了多少！」代表楊倉兒說：「農會決定不准你再去討飯，種完地去割草，割回來農會用錢收買。」其他地主也說：「人家都勞動，就是你討飯，爲什你一點不動彈呢！」

易局也改變了過去批發比零售價格高，抑制商業的錯誤觀點（過去批發比零售價高百分之三，現低於百分之五），使商人有正當利潤可圖。商人張養生一個月的時間，就從貿易局買了五六十疋布；攤販陳步棧將自己舊存棧出售換成布，倒賺到現在，已由攤販變成舖面。舊年以後，貿易局每天平均要批發出布一百二十疋左右。近各行各業又組成聯合委員會，領導商人一切活動。

正修理房舍準備開張的還有八家，盤開有些回轉去的商人，也準備再來。街道上舖面房屋，搶着運些貨物，讓其周轉，七十多歲的李應先老開口，有貨在一個多月的周轉中，除還去外欠賬外，現在有足夠維持家庭生活的轉手。因為市面的繁榮和發展，平均，交易也擴大了。張蔭生去年兩人合股經營，平均每天賣貨八十來萬元，去年十月出貨最快，一月才賣掉兩捆布，今年兩家分開，只張蔭生一人，二十八天就賣出了五捆布。他說：看利輕點，買快賣快，發展也快。同時劉聚泰也有利。去年全市平均每天收入六千萬元，今年增至一億萬元。

（梁國華、王元生、柳廷聚）

，如今可安心啦！
各人圍紡織，夏天
就能穿衣。」小姐
長成王良訂出計劃

要幾十疋布，女委員寶龍騎馬，常在各園跑來跑去，發動紡織；貧農李候發的媽，深夜還在紡織，婦女們紡織情緒很高。（沈世鳴、呂琴）

賣了，害起賴病，數起洋厘，十年前因給地主高應仁打審，黑間回去跌下腿，以後就討了吃。分配糧食，口糧強起來，人人都怕這壞的幾個人，生產委員會，都一面幫助他們解決目前口糧，並積極督促他們生產。（可獸）

的。這極才能使

爭取解決了百口人生活問題。具體辦法：一、無織快
土機，都要提高技術。二、因為無關地土，紡織已成為
部份緊要的主業，（去年五十七個婦女靠紡織解決了生
上很大問題），確定城關今後主要發展快機。並準備備
好的十架快機，有組織的貸給貧苦婦女，使她們掌握操
，進行生產。三、要把紡和織結合起來，在自願原則下
每架機子要團結足夠供給綫子的紡織。四、推軌與織脫
主女人也要參加新織生產。會上並提出，婦女生產要孩
人的生產結合起來。如羅先士家做熟硝生產，他女人孩
也參加，抽出時間織布。運花子快機織婦，每天到下
召不見織布時，就幫助男人掃硝土。會後，各團代表已
織婦女行動起來，四團和西街已組織起三十二個紡織組
一百三十多人，並從年前劃好的快機中貸給兩架，開始
練四個貧苦婦女，她們學習情緒很高，密四姓女人毛女
一覺就起來去織布。王增林更積極，每天只喝兩頓
，已決心要把技術學好，現已織布三丈二尺。（周直營

(偏關縣)一區卡坡村十二歲兒童池丑小，一遇丁酉年便每天幫助父母採割野草，在他影響下，全村十多個兒童都積極幫助家庭生產。周家山村兒童薛丑小，因家中生活困難，他叫父親給買四十三條小牛來放，一天能賣一石三斗租銀，還可積蓄三十多錢，他父親高興的說：「我兒開生產可謂大事，解決家中口糧和上學的困難。」該村一保老漢三個兒童，共給附近村莊澆放了四十四條牛，放的勤謹，牛吃過的很肥。(賈有旭)

黃、耕地了，他們還甚的準備也沒有，三月二十一日生產委員商議了一下，

（離石訊）三區結繩鄉自治村生產委員會劉瑞棠打蠟。該村有三道溝能打蠟地，小井溝蠟地近年來被水沖壞了，湖窠溝有四畝蠟地，大龍局溝是計劃新打的蠟地，如果蠟地可發展幾十畝蠟地，是發財致富的一個根據。但是誰也單獨打不起，咯吵結果還是要合作起來打，有二十戶農民自由組合起來，會作打蠟，並選定劉錦魚等五人指導。（通訊小組、李一

幾天時常在門跟前吸烟，不多動彈，主任薛晉奎（他的叔伯姪兄）說他：「一輩子會叫你借了殼，口蜜，不好好動彈，你還謀的討吃呀！」以後黃喜就動彈起來，把分給他的的一畝六分水地齊種了蕎麥，又和本村退伍軍人任殿相變的耕地、拍圪塔。按黃喜今年五十一歲，十九年

(上接第四版)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問題，是否將就個別人的自覺心，是否把批評僅僅局限於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以揭發普遍的真正領導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是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發其根源，以便策劃改良事業的方法為目的，這就要求較大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能於傾聽所有的真實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瞭解這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態度，應承阿諛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需要的不是所有其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評。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和原則性，就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題上可以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實而穩定，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嚴重的損失的時候，可惜得很，當着錯誤還在胚胎中的時候，還在僅僅揭發錯誤就可以結束它的時候，我們却很少展開批評和揭發錯誤；由於我們揭發缺點的不及時，我們已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雖然有些並不需要費大的力量就可以迅速糾正的時，我們却常常是忽略這個萌芽，而認為它是不重要的，要是工作人員的毛病隨着時間發展起來，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嚴重的辦法，甚至發展至撤職等等。各種工作的缺陷，任何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經常都在逐漸發展着，領導者如果自己認為是有批評的態度，忽視了預告的信號，事實說明了有時不得不撤換幹部的事，譬如說如果一個區黨委書記要是很久以前已對他有過批評和指責，已及時注意幫助了他，那麼事情就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我們不能夠挽救這個幹部。常有這樣的事，批評僅僅是針對着聲名不好的工作人員，而把公認為好的還置諸批評圈外，停止了指明缺點，沒有分寸地恭維他，這種辦法是會害了一個有出息的工作人員的辦法。

布爾什維克黨是以他的不抹煞工作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堅決徹底地揭發他們，幫助他們糾正來保證對幹部的教育和培養的，是以幹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幹部的；黨僅僅是以事業的利益來作為它行動的方針，它照顧的僅僅是事業的利益，而照顧的不是幹部的自尊心 and 情緒；我們要求各經濟、思想部門中的幹部，對待批評要有原則，要客觀。

一切片面性都會給我們事業帶來損失，這是個很大的教訓。在評價法捷耶夫著名小說「青年近衛軍」之文藝批評的錯誤問題上，就是一個例子。大家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分析這本小說的不可抹煞的優點，忽略了對這本小說的嚴重的缺點的批評；為了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及作家本身的提高，應當指出在這本小說中，沒有表示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把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加以歪曲以及犯了其他帶有原則性的錯誤。

當着我們對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還沒有客觀地檢查時，而完全全地吹噓恭維，或是完全地非難，就會妨礙實際糾正缺點和阻礙了幹部的發展。此外，這種態度對那個政治上不成熟而有了一點點成就的人，最容易使他們發生昂而有外，自高自滿，百事大吉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例如如黨的組織在執行聯共中央二月會議的決議時，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後恢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得到了重大的成績；當然這決不是說所有的農村黨的工作缺點已經克服了。為了真正提高領導農村的水平，為了在普及及過去一年經驗的基礎上，徹底揭發過去所有的缺點和漏洞，還有很多的事要繼續去做；可是由於黨的工作者在改進自己的工作上了做了第一次以後，就把批評置諸腦後，而代之以頌揚和觀念，通常隨之而來的是高枕無憂和天下太平的觀念。

在本雜誌上已公佈過莫爾多夫黨組織的錯誤，他們把總結一年農村經濟的省委擴大會稱之為「勝利的大會」，因此就把問題的討論變成某種互相發表吹噓恭維的檢閱。比這更不適面的是，是聯共黨客已為金斯科省委書記完成了徵稅工作以後，所收到的雪片飛來的賀電和祝辭，以及他本人對區委和集體農莊的謝電充滿了地方報紙的篇幅。

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任何時候也不會高枕無憂於自己既得的成績之上，他們很好地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滿足於自己的勝利，「就是我們運動前進的標誌；為了使這種情形不致發生，我們需要自我批評」。我們的成功感是，我們所創造的勝利前提就是高，那麼，就要更高地要求我們的幹部，勝利和成功不僅不能忽視我們的缺點，相反的，應當更堅決地幫助揭發缺點；只有這種態度，能夠保證我們的經濟、文化建設在各部門中不斷的前進。擺在我們國家面前的任務，要求提高領導幹部的水準，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對那些妨礙擺發我們可能性和準備力量的事情不展開批評，那麼，就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不在思想戰線上開展原則的客觀的批評，就不能克服在蘇維埃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只有勇敢的自我批評能夠使幹部提高，能夠勝利地解決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的組織的重大責任，就是不斷的在自我批評精神中培養幹部。

（葉琴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黨的生活」二十三期社論）

聯共「黨的生活」社論

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夠蒙蔽他們認識到正確缺點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本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夠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把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裏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裏。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嚴肅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會在討論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個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

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委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份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聯共中央黨成聯共斯大島洛伯爾斯科特委會重新審查關於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委會發言黨員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會的積極份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委所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還有個別驚慌的幹部，不理智地想起舊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就要企圖以愚蔽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罰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夠依靠黨員的羣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夠回答羣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有常有的，並且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的開展批評來做掩

的反省變為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他把反省變為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等級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這種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於批評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性聽取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方法去實現批評的正確。領導者並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痹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作用，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去用，就成是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為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

揭發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直接帶給我們事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能在自我揚厲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效。在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的許許多多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羣衆不僅僅積極參加決定問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份子會，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自我批評最好的舞台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的消滅討論問題中的鋪張、八股、老一套的因素。妨礙真正有兩付維克的批評和我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會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解決缺點，而是報告他們所做的工作，引證出很多統計材料（下接第二版）。

紅瑞、萬清述
吳 鋼記

拂曉，閻匪七十師所屬二一零、二零八團及其保衛隊、鄉村人員共二千餘，鬼鬼祟祟地包圍了汾陽邊山上金莊等十幾個村莊。和以往一樣，閻匪軍在村莊四周警戒，掩護着閻匪鄉村、空襲隊等爪牙在村內搶劫。

上金莊的羣衆大部逃走了，朱及錦開的三十四個人，便鑽在村後的一個地洞裏（在一個窯洞的裏面），匪徒貪婪地搜索着全村，地洞也被發覺了。於是他們在外面狂吠着：「出來！不出來便推土開槍了！」

「你狗日的敢進來……」區幹部王風雲同志喊著，而且在匪軍每次探頭探腦進來時，均被他的手榴彈打得滾出去。匪軍在旁邊挖小洞也是徒勞，最後他們想分化這不屈的人民：「裏頭的老百姓出來，不要跟八路軍受害，我們要放火了！」羣衆深知誰是自己的仇敵，不上敵人的當，「死不隱瞞！」這雄壯而響亮的呼聲從洞裏發出。

兇首宋士恭（該區團匪鄉長）率領着鄉兇在窑洞口堆集柴草，點燃了！他們先用石板擋住洞口，還沒有氣喘的地洞牆上使他們窒息，當石板再次揭時，熊熊的烈炎輪流忽忽地湧進去，雖然有許多人用衣裳來堵，終也無濟於事，最後，王鳳賢同志率領四個民兵及羣衆衝鋒，不幸他中彈倒下，其餘的人也纏着在烈火中倒下了！兩個幹部、四個民兵以及所有羣衆他們的血流在一起，就這樣壯烈的犧牲了！

如春風一樣，消息很快的傳遍各地。區政府及武工隊的同
志聞訊，連夜到該村，拉出這三十四位烈士的屍體。察洞口
躺着一個老頭，渾身是衣服，面皮呈黑色，和其他屍體
一樣，面貌也辨別不出，只有從那雙緊閉的眼睛推測是該村
一個瞎了眼無法逃竄的老太婆，而她黑焦的身體只有二尺多
長，頭髮都燒掉了。從洞裏拉出的屍體，一個個被燒得全身
青腫，耳、目、口、鼻都流出鮮血，其中有一個中年婦人還
緊緊地抱着自己的幼兒一同死去，不難想像他們死時的痛苦
情景。據知道的：原潤園一家被燒死五口（母親妻子、兩個
妹妹和一個外甥），陳萬貴家中被燒死七十歲的老母、兒子
、媳婦和姪兒。杜茂齡的妻子、母親、妹妹和兄弟被燒死。
他們都是孤零零的只留下一個人了。

第二天，百餘名匪徒又出發後溝搶劫，在該村割下王同志的頭顱；在白茫茫的大霧裏，××大隊的勇士們匆匆的進發了，在金二梁一舉擊退了這股殺人的匪盜。

烏雲低低的壓下來，春風悲涼的呼嘯着，淅淅瀝瀝的大雨在傾瀉，像悲憤的不盡的眼淚。戰士們冒着雨進入該村，含着最大的悲憤親手把三十四位烈士分別掩埋，在這悲風淅雨的夜裏，他們的淚從臉龐上滴着，在這怒雲密佈的天空下，復仇的怒火在他們心中燃騰。

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東歐黨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裏潛在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啓發黨衆的主動性，幫助充